

出國進修報告書

一、提要

獲補助者	賴駿杰
計畫名稱	跨境對話 (Transnational Dialogue) _Caravan China
出國地區	中國
進修單位	北京、重慶、成都、深圳、廣州、香港各地 (詳見摘要與行程)
出國期間	05/30/2014-06/30/2014
報告日期	09/19/2014
內容摘要	<p>此計畫由 European Alternatives 所支持之 Transnational Dialogues (TD) 籌劃與執行，該計畫已行之有年，長期與中國密切合作，進行文化交流。</p> <p>今年拓展至巴西，因此參與者主要為來自歐洲、中國與巴西，期望於幾天的計畫中，能有實質的對話與交流。</p> <p>計畫選擇於北京，以及重慶/成都兩地作為主要的對話基地，也表現出相當不同的在地文化面貌。</p> <p>其後，我又自行組織了自我進修與參訪的行程，延伸至廣州、深圳與香港等南方藝術城市。</p>

二、進修目的：

中國當代藝術崛起已許多年，但由於我長期生活與工作於台灣，對其生態相當不熟悉，今日有幸得以參與由歐洲藝術機構 European Alternatives 籌劃的交流活動，並且得到該單位的獎學金補助，以及國藝會的補助支持，讓我可以實地感受當代藝術生態。以及，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因此建立人際網絡，並培養與形塑後續與中國青年工作者合作的機會。

三、進修日誌

日期	內容	備註
30.05.2014	研討會《集體之眼》於 CAFA Museum、meeting 於雜家實驗室、每人五分鐘簡報、餐敘	

31.05.2014	參訪獨立藝術空間 Flickingforehead 與座談、下午前往草場地參訪 Caoba Commune 與座談	
01.06.2014	參訪 Intelligentsia Gallery 於北新橋胡同、與營運者 Cruz and Nathalie Frankowsky 座談、下午參觀 798 與草場地畫廊與空間、參觀《戴漢志：5000 個名字》於尤倫斯藝術中心等、參訪錄像局並觀賞影片	
02.06.2014	參訪 Institute for Provocation、觀看《撒意症計畫》成果發表、與藝術家趙天汲座談、傍晚於雜家觀看《Social Sensibility Program》發表	
03.06.2014	參訪 Arrow Factory 並且與創辦人王偉座談、下午參訪黑橋藝術村、由 Action Space 藝術團體組織與協調參訪行程、參訪眾多工作室	
04.06.2014	參訪 Lijuan Independent Art School、下午於雜家參與《The Memory Project》紀錄片放映與座談、傍晚於雜家參與實驗聲音藝術發表	
05.06.2014	下午抵達重慶、參訪 T1 銅元局田調基地、晚餐餐敘與器空間營運者與創辦人楊述、倪昆	
06.06.2014	器空間參訪與座談、下午參訪 Huangjueping Art District、於器空間餐敘、晚上搭車前往成都、夜宿成都	
07.06.2014	參訪 L-Art Gallery 與成都 MOCA、下午參訪中國藝庫、於中國藝庫舉行研討會、晚餐並夜宿中國藝庫	
08.06.2014	早上搭車前往重慶、參訪四川美院坦克庫、下午自主行程、晚上座談與檢討會於器空間	
09.06.2014	返台	
25.06.2014	前往深圳、與圈內友人餐敘	
26.06.2014	上午參訪大芬油畫村、下午參訪 OCT 深圳雕塑雙年展（余湘智接待）、何香凝美術館（王東接待）	
27.06.2014	早上搭車前往廣州、參訪時代美術館與黃邊站工作站給予講座與後續座談、餐敘	
28.06.2014	搭車前往香港、因交通問題延遲抵達香港以致當天行程取消	
29.06.2014	參訪影像蒙太奇	

四、進修心得：(3000-5000 字)

一、北京印象

要認識一個地方，首都或許是第一首要參訪的，在那裡可以看到更多可能的事情發生。特別是中國，其貧富差距很大，所以在北京可以看到保時捷旁邊有人在乞討，在豪宅旁邊看到有人在撿拾回收物。而事實上，要第一眼愛上北京是很奇怪的事，因為它又髒又亂，而且天氣很熱、空氣也差。

很快地，當我真正加入跨國對話行程後，我對北京的觀感大大地翻轉。並不是說那些令人不喜歡的事物煙消雲散，而是發現更多可愛的事物；而這也弔詭地因為其所謂的「差距」，或者說「差異」。這些差異有著一種濃厚的人為痕跡，一切都不是那麼自然，我會感覺北京似乎是個停滯的空間，時間並沒有繼續前進。當然，是誰說時間應該「前進」的？如果現代性並不只是一個時間的標記，而是一個變化過程的話，那北京可能是個沒有現代性的城市：可能是因為過強的政治力量與資本體系強行結合的關係。

二、關鍵字：fake

因為中國政府意欲消除其人民的歷史感知，所以將許多原歷史建物、生活聚落等陸續拆除，重新「打造歷史」：這些並非所謂的現代建物，而是新的歷史建物。新的跟舊的，並不是在一種混血並置的現代性感知場域裡面，而是一種歷史替代—這也不僅是所謂新的取代舊的，而是類似布希亞所說的「擬像」。這種擬像不僅在中國人民心中成為一種被認可的歷史感知，也讓外界因此形塑了一個「中國印象」，而這是建立在一種「擬像」上。就此而言，這裡的擬像可以歸咎為一個關鍵字，即「虛假」(fake)。

這裡的虛假並不完全是一種負面的指涉，而是可以更大地指向整體中國當代藝術的氛圍；他們處在一個泡沫中。在此所言的泡泡當然意指經濟快速膨脹所帶來的幻想，但也可以用來形容如上所說的一種「停滯」，以及，在空間上，或許也可用來理解當地藝術工作者與環境之間的異化關係。以下我將展開，以此「泡泡」來討論關鍵字 fake 的理論包裹。

泡泡 1—美好糖衣

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被包起來的世界，眾所皆知，他們全面管控言論與網路自由。但取而代之的並不只是一味地「禁止」，不只是說你們不能做這、不能做那的；相反地，而是給予。中國政府給予其人民一種看似與外界「無異」的幻象，可以

有自己的微薄、微信等取代 twitter 與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也有優酷此一取代 youtube 的影像分享傳播社群，以及搜狗或百度等取代 google 的搜尋引擎。但在此所謂自由的移動空間裡，所有一舉一動都受到國家的監控，更有許多信息過濾機制，許多敏感的字眼是完全無法於網路上找到資料的。但唯一可接收的訊息就是，「中國正在強大」的這一經濟上的事實（但國家強大，人民卻也不見得富足），所有不公不義是不可能透過正常管道得知的；在泡泡裡，人們只看得到美好事物。

泡泡 2—透明的牢籠

因此，在這泡沫裡面，人與人之間可以說是沒有關係的關係。這不僅是一個大泡泡，而且是每個人都在小泡泡裡，被彼此隔絕開來。重點是，這泡泡是澄透的、輕薄的，會讓你以為自己看得很清楚，會讓你以為自己身處一個暢通無礙的世界。但每個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也都因此變得虛假，是難以觸及到他人內在心靈的。所有，這就像是每人隨身都帶著移動型的牢籠一般，不只限制自己，也阻止了別人對自身的了解。另外，弔詭的是，如前所述，這牢籠般的泡泡，是一種單向的溝通，正如同泡泡本身表面的毛細作用，信息只能由內往外單向傳輸，這完美地體現了中國人普遍的生存處境。

泡泡 3—視差

雖然泡泡是澄澈透明的，但不代表對於視線觀看的保證，相反地，透過泡泡而看到的事物，都是有視線落差、扭曲或變形的。這裡或許可以用季傑克所談的「視差」觀點來討論。所謂視差，它不見得就是一種錯誤，我的意思是，當我說中國人民因此總是帶有視差，他們看到的不見得是一種錯誤的假象，而也很有可能，那才是我們應該相信的真實。在視差的視域裡，並沒有所謂的對的影像，因為兩種影像都是一種折射；只消試想插在水中的吸管，真正的吸管都不是你在杯外可以看到的。所以，這種將認知建立在扭曲的視像之感知基礎上，也就將帶來不僅是自身對世界認知上的問題，也會造成外人對中國國情理解上的困難。

三、中國當代藝術總體觀察心得

從市場角度來看，中國當代藝術的交易熱，並不能直接反應出其藝術本質上的品質保證。根據最新報告，中國藝術品的多數收藏家與其他買進的單位，都屬華人居多，也都落在中國周邊。再次地，又是一種自我內在的充足，與一般的市場機制頗不相同。因此，我不認為我們可以一直以中國當代藝術於市場所創立的指標性拍價，作為一種評量的標準。所以，先讓我們忘掉這些吧。

我還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或許因為其國情結構過於特別，許多國際的法則來到中國就變得不適用。這當然是一種好現象。例如，這次在成都我們遇到一群藝術家，正在做微信雙年展，所有作品都必須透過二維碼掃描後，才得以於雲端空間得見。這樣的雲端雙年展，當然可以被視為是對所謂國際大型雙年展的一種反

對。但我也提出質疑，這其中若還有篩選機制，那如何與大型政治舞台般的雙年展做出區隔？然後，對於沒有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觀眾，這是不是就是一種排除機制？再者，他們所著眼的是在地藝術家的工作室短缺情形，將其視為一種弱勢，因此微信雙年展的雲端空間平台，或許就成為一種可以被使用、參訪的工作室空間。但，這種返回工作室的思想，確實是與目前潮流有所違背的。無所謂好或不好，只是在中國總是可以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思維方法；雖然多數是因為他們所正經歷的一種時空凍存的斷片。

另一個心得是，我也發現他們普遍有點抗拒「策展人」的頭銜，似乎是因為對於延攬權力於一身將過於政治，而有所抗拒。也經常會在討論中聽到，今天我們不談政治，對於政治，無論是現實關於統治階級、政府的批判，或是日常中的政治實踐，中國人都有某種程度的抵抗。但，難道藝術不是政治的嗎？？再者，用什麼頭銜，並沒有影響操作方法的本質，這對我來說可能只是一種無知，對於策展人所處的位置與其角色有認知上的低落。

而對於國際化這點來說，他們也頗奇特。在北京可以發現很多外國人，他們也從事藝術，只是他們的交往圈與中國藝術家甚少往來，有時甚至是漠不相關的。外國人似乎僅是因為某種異國情調，或是對於中國的「好奇」，而選擇來到中國，但對於在地語言及文化，卻沒有更多投入。看過許多已經住了十年卻還不會講半句中文的老外。另一方面，多數本國藝術家，也因為某種國家主義的心態作祟，通常他們也不太涉入老外的圈子，而是自成一圈。這樣的國際化也是一種假象，完全符合我所謂的泡泡說。

然而，難道中國當代藝術就沒好的地方嗎？不，正是因為這種有著無限可能的契機，讓中國成為一個發展藝術相當好的地方。而且，他們並沒有所謂公部門補助這件事，一切都是靠自己自生自立。因此，要嘛就是規模小到不行，像小朋友在玩的展覽，要嘛就是大企業所支持或經營的國際畫廊。真正成熟、中生代的藝術家，反倒就只能在這種限制中，迂迴前進。

五、附錄/照片(圖說)等

請見附件之電子檔

Curatorial and Artistic Practices in Developing Cities in

研讨会
Symposium

中国
欧洲
巴西

发展中城市语境的
策展与艺术实践

China, Europe and Brazil

Time: 7. Jun. 2014, 14: 30

Location: China Art Loft, Chengdu

Moderators: Ni Kun (Organhaus Art Space, Curator, China); Luigi Galimberti (Transnational Dialogues, Manager, Italy)

Speakers: Ni Kun, Li Jie (A4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Curator, China), Xu Lang (Architect, China), Robin Resch (Artoholics e.V., Manager, Germany), Pauline Doutreluingne (Independent Curator, Belgium), Andressa Vianna (Casa de Cultura Digital, Manager, Brazil), and others.

时间: 2014年6月7日, 14: 30

地点: 中国艺库, 成都

主持人: 倪昆(器·Haus 艺术空间, 策展人, 中国), Luigi Galimberti (跨境对话, 机构负责人, 意大利)。

发言人: 倪昆; 李杰 (A4当代艺术中心, 策展人, 中国); 徐浪 (建筑师, 中国); Robin Resch (Artoholics e.V., 机构负责人, 德国); Pauline Doutreluingne (独立策展人, 比利时); Andressa Vianna (Casa de Cultura Digital, 机构负责人, 巴西)

主办机构

Transnational Dialogues

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 (中国)

器·Haus 艺术空间

承办机构

中国艺库 (成都)



Supporter and public funder by
ARTS COUNCIL
ENGLAND



BUNDESKANZLERAMT ÖSTERREICH
KUNST



杂家
zajia lab
beijing